

引 子 ----- 001

第一章 蟒蛇年 ----- 011

第二章 穿山甲年 --- 033

第三章 四脚蛇年 -- 051

第四章 马鹿年 ----- 075

第五章 猿猴年 ----- 109

第六章 豹子年 ----- 143

第七章 岩羊年 ----- 167

第八章 鳄鱼年 ----- 197

第九章 水獭年 ----- 233

第十章 虎年 ----- 259

尾 声 ----- 297

一个炎热的下午，卡洛斯兄弟被派到自己的工程段，当他们看见一大群衣衫褴褛、萎靡不振的中国人时，小卡洛斯还以为来到了一个难民营。他问：“这就是我们的工人？”

大卡洛斯似乎比他的弟弟更容易适应中国的环境，他跳下马来说：“你以为他们是曼彻斯特的工人阶级吗？拿好你的手棍，在需要抽他们的时候，就不要心痛你的仁慈。”

大卡洛斯在走进那群劳工时，感到一阵阵的臭味都快要把他熏倒了。他发现了臭味的源头，他用手棍敲打着一个劳工身上笨重的棉袍。“你，你，还有你们，都把这身臭不可闻的破烂玩意儿扔到火堆里去烧掉。狗娘养的，这么热的天，穿这么多怎么干活？”

那些中国劳工呆呆地望着他，就像一群无路可退的绵羊面对一条嗜血的狼。大卡洛斯敲敲这个的头，又抽抽那个的身子，但都像打在一根根木头上。工地上的气温至少在 35℃ 以上，大卡洛斯都弄出一身汗了，还不能令这些呆头呆脑的中国劳工脱下他们身上的厚重棉袍——这是什么服装啊，像个麻布口袋似的从上身兜到脚踝，圣女的睡袍吗？大卡洛斯掏出了腰上的手枪，准备给他们一点厉害瞧瞧。

“住手！你还算是欧洲的文明人吗？”人群后忽然传来一个法国女人的声音。卡洛斯兄弟寻声望去，看见一个戴白盔帽，穿长裤工装，脚蹬长筒马靴的白种女人从人群后面走了出来，仿佛是一个降落在苦难人间的天使，翩然出现在混乱、冷漠、蛮荒、艰辛异常的施工现场。

“新来的工地主任，是吗？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是这个工段的医务士露易丝。”

“噢，露易丝小姐，很荣幸为您效劳。”大卡洛斯先是满脸惊愕，随即立刻堆上了笑容。自从在马赛登上“澳大利亚人”号以后，他还没有见到过如此漂亮的欧洲女人，更没有在欧洲见到过如此装束的尊贵女士。难道小姐们穿长裤工装已经成为欧洲的一种新时尚了？

“他们是从中国的北方征召来的，走了三千多公里的路，昨天

仿佛那一眼没有爆炸的哑炮不在山岩上，而是隐藏在这群人中。谁要是一不小心，挑起了一颗火星，只有上帝知道这群本来就命如蚂蚁的劳工们会不会举起手里的十字镐——他们一人一镐，就足以让卡洛斯兄弟成肉酱了。

大卡洛斯让他兄弟站在后面，把枪掏出来，然后自己向那群沉默的人走去。他故意把脚下的石子踢得四散飞溅，阴鸷犀利的目光只盯着第一个敢迎着他的眼睛看的人，在这个人稍有些张皇时，大卡洛斯上前一把揪住了他的衣襟，把他凭空提了起来。

“是你笑话你的工地主任吗？”他厉声问，胡须下的大嘴就像狮子的血盆大口。

“不……不是……”那人紧张地说。

“那么告诉我，是谁？”大卡洛斯在空中摇晃着他。

“我……我不知道。”

“好吧，哑炮什么时候爆炸我也不知道，排哑炮有你一个。”大卡洛斯把这劳工扔在一边，又顺手抓起来一个。“回答我，是你笑话你的工地主任吗？”

这人瘦得几乎是一根竹竿，一看就是个鸦片烟鬼。大卡洛斯知道，工地上的许多劳工都把他们的点可怜的工钱拿来吸鸦片了。自从他们染上这一恶习以后，便以此来抵御劳作的疲倦和死亡的威胁。

“不是我，是他——”鸦片烟鬼尖声叫道，用手指着人群中一个看上去比较粗壮的汉子。

大卡洛斯已经可以确认了，但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淫威，为了让他弟弟看明白如何制服这些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他又抓起了一个，“是他吗？”他有些得意地求证。

“是他。”被攥在他手里的人老实地说。

他把这两人都放下来，抽出腰间的枪，指着那个壮汉说：“站出来！”

其实不用壮汉自己站出来，他身边的人都溜到一边去了，将他形单影只地置身于大卡洛斯的枪口之下。他显得有些迷惑，又有些愤懑和委屈。“不是我一个人在笑。”他说。

动物、长翅动物。人、虎、熊、猫、狗都属长掌动物，马、牛、羊、鹿等是长蹄动物，天上飞的多为长翅动物。其实别说一只动物了，毕摩连叮到身上的一只蚊子也不忍心拍打的。

不过，如果你不能斩杀一条鳄鱼，谁又能把脑袋探到鳄鱼的嘴巴中，去辨别这种凶狠而狡诈的家伙的心呢？

土司又说：“能把那么大个铁家伙使唤得满地跑，不知是哪个神赐给他们这样的力量。洋老咪真是一些聪明人啊。”

毕摩感到自己的面子受到了损伤，他说：“过去魔鬼们穿的是金刚铠甲，现在的魔鬼使唤的是钢铁火车。魔鬼们总在不断变幻自己的法术，有时他们甚至会变得来比一个毕摩更聪明。”

土司不想再听他这套了，在洋人的火车这个话题上，毕摩再不能为他提供神灵的看法和人间充满智慧的解惑释疑。他有些不耐烦地说：“你走吧。别再在人前人后说那套降伏火车的话了。莫去抓猪屎，猪屎里有把刀。”

独鲁从土司衙署灰溜溜地出来，感到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的毕摩了，如果他在土司面前成了去抓猪屎的蠢货，今后谁还会听他的呢？其他地方的毕摩似乎比他运气好得多。因为他要面对的魔鬼，除了神魔世界的，还有大海外面来的，他们掌握着连一个毕摩也不明白的魔法。毕摩独鲁祖传的半部经书里，曾经记载有个叫“黑半球海洋”的地方，在遥远的大海那边，那里的太阳是黑色的，人们只能用月亮照明，那里的人们有着和彝族人和汉人不一样的头发和皮肤，说不同的话语，祭祀不同的神灵。但可惜的是，这半部经书的另一半在一场大火中被烧了，因此毕摩就无从知道，“黑半球海洋”的人们，是不是就是来到碧色寨的洋老咪的祖先，他们从前是否就有火车这种东西？

又一系列火车喷着黑烟驶进碧色寨，粗壮的汽笛和火车机头嘶嘶的喘气打破了寨子里短暂的宁静，大地又开始颤抖，鸟儿们又在逃亡，异邦人的喧嚣主宰了一切。形单影只的毕摩忽然向随时伴随他左右的神发问：

“这是我们的碧色寨吗？”

般漫长，那么小卡洛斯对自己的未来，也像跨过印度洋那样难熬。那是他们当年乘坐“澳大利亚人”号邮轮来到东方冒险的路程。

“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却落脚在这个小村子里。”小卡洛斯抱怨道。

“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那样的小村子还创造了奇迹哩。”大卡洛斯充满憧憬地说，“看吧老弟，碧色寨必将成为远东殖民地的一颗明珠。还记得当年在‘澳大利亚人’号上那个印度支那总督贝尔先生的话吗？这里缺欧洲人的脑子。一定不要忘了，我们是来当老爷的。况且，现在我们已经是老爷了。”

那时，卡洛斯兄弟的生意并不大，只雇了两个中国店员和一个安南仆人兼管家。在洋人眼里，安南人是经过殖民教化的，对他们的主子忠心耿耿，听话好使唤；而中国人要么不可理喻，要么就狡猾难缠。他们或许有经商的天赋，但他们却遵循与西方人不一样的游戏规则。中国民生本来就凋敝，对洋货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而且还有一部分中国人仇视洋货呢。

不过大卡洛斯从法国铁路公司在碧色寨开免费火车吸引民众的做法得到启发，他刚向彝族人推销煤油时，人们并不愿轻易放弃祖辈都用来照明的植物油——他们叫香油，在一个小土陶罐里浸一根细细的棉纱灯芯。大卡洛斯进了一批铁皮底座，有玻璃罩子的风灯，把一个大玻璃风灯点亮后，放在碧色寨的村口，风呼呼地吹，但灯依然明亮。人们问：“洋老咪，你这是什么灯啊？连风都吹不熄。”

大卡洛斯夸张地说：“快来看看吧，你们的灯都怕风，但用我的油，我的灯，风都会被它气死的！”

于是，彝族人就给这种灯取了一个名字——气死风灯。大卡洛斯在卖煤油给他们时，慷慨地赠送一只风灯给他们，不管你是买一小盅，还是买回去一桶。如果你买走一匹洋布，就赠送一盒火柴。这个东西让用惯了火镰石的彝族人吓了一跳，一根小木棍儿一擦就着火了，他们像淘气的孩子似的拿着火柴到处乱擦，造成好几间草房失火，还烧伤了人。洋老咪的火柴，就这样被叫成“洋火”了。好用，但容易带来灾难。

过去彝族人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得靠跟汉人做买卖，从一根针，

尊严以及爱的紧要关头时，只能怀揣一束剪断之后越理越乱的爱情之发，转身离去。他的爱情在起点时错了，也就注定没有终点。露易丝小姐在人字桥竣工那天，等来的只有波登先生一捆厚厚的书信。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明，也没有诚挚的道歉。别人的丈夫回家了，远在天涯的人继续自己的守望。

露易丝倒没有在忧愤屈辱中烧掉这些来信，但面对后来波登先生在归程中发自新加坡、亚丁港、塞得港，甚至马赛和巴黎的来信，一律拒收，原信退回。她已经不需要解释，不需要道歉，一千个辩白、一万个理由，都把它埋葬到印度洋里去吧，也把它埋葬在青春已逝，爱情已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的人生悲欢离合的深渊中去了。

这样一场痛到骨髓里的爱情，岂是大卡洛斯这种粗鄙的流浪汉可以轻易改变的？即便他在碧色寨成为了一个十足的绅士，他永远也不会明白，一个女人失败的初恋以及被伤害的心，该如何修补。

露易丝有时会搭乘火车去到离碧色寨约七十公里的人字桥，不为什么，只是去看看这座凌空飞架的钢铁彩虹。一个穿西洋裙装的西方女子，一手撑洋伞，一手挽手袋，独自踟蹰在荒蛮的山道上。铁路沿线的欧洲人时常为她的安全担忧，有时还会派人护送她。但露易丝小姐说：“我在这里又没有仇人，谁会害我呢。”她常常借宿在守桥工人的小屋子里，整晚都不睡觉。那个自觉腾出房间来给她的守桥师傅，是个沉默寡言的干瘦老头儿，姓赵，当年也修过铁路，一只腿是瘸的。尽管他不明白这个洋女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后来和露易丝处熟了，最后认她做了干女儿。他让露易丝叫他干爹，他则像一个山里的老农民一般唤她“小姑娘”。露易丝不知道“干爹”是什么意思，她想把这理解为“教父”，但这显然不合适，赵师傅又不是她在教堂受洗时站在身边的教会中人。于是她干脆就喊赵师傅“父亲”，在远东有一个比亲人更亲的人，让露易丝感到幸福。

人字桥旁边有个苗族寨子，大约有十来户人家，露易丝第一次来到这个寨子时，尽管她只是一个女人，但全寨子的人都跑光了。后来露易丝才知道本地人吓唬哭闹的小孩的一句话：“再哭，

第五章 猿猴年



因此，女人们并没有因为喝了洋老咪的自来水不会生育了，恰恰相反的是，由于火车的神秘力量，寨子里的娃儿不知不觉地就爬满了庭院和九曲回肠的小巷。碧色寨从来没有如此充满生气，也从来没有这样多的外乡人。在毕摩独鲁看来，连土司老爷在内的彝族人，还有那些嗅着财富的味道纷至沓来的汉族商人，都被洋老咪“蓝色的心”迷惑住了，他们以为挣到了大把大把的钱，一个世代盘田种地的农民也成了有钱的财主，生活就像火车一样，把人们拉到不可知的前方，这就是进步。

火车不舍昼夜地奔驰，财富河水一般流淌，苏醒的大地上人如过江之鲫，毕摩独鲁仍然在用雄辩的理由向人们证明：碧色寨正在沉沦，就像即将被洪水淹没的孤岛。洋老咪带给我们的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只是一种倒退——

你们看看，洋老咪的火车是个帮助人们运输的东西，但在火车之前，我们用马和牛来驮运货物。人与牛马是有感情的，甚至可以和它交流，把它们当自己的子女一样来养。而火车有感情么？它有灵魂么？有血肉么？没有。但它却来主宰人们的生活，就像人们把自己交给魔鬼一样。这难道不是一种倒退？

洋老咪的电灯凭什么给人们带来光明？光明生于火，火生于火种，火种生于火神。这个道理就像母亲生孩子一样简单，因此我们要祭祀火神，就像我们要祭祀生殖神一样。火不但带来了光明，还带给人们热量。而电灯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有热量吗？能点燃旱烟吗？能烤干你被大雨淋湿的衣服吗？你们从远处看它，就像看到狼的眼睛在黑暗中游动，这说明洋老咪的电灯是魔鬼的眼。我们崇拜火，是因为我们看得见火神的身子在黑暗中像男人一样雄壮，像女人一样舞蹈，它的手指划破了黑暗，就像你在一间封闭的黑屋子里撕开了厚重的布帘；它的热量就是火神赐予的温暖，就像一句暖心窝子的话，让你不再害怕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电灯虽然带来了光明，但只是个没有热量的冰冷的玻璃泡。更不用说我们听不到一点关于它的传说，没有远古的歌谣，没有姑娘小伙子情歌的环绕，它带来的光明来路可疑，它甚至连凶猛的动物都吓不跑，更不能为人们带来烤熟的事物。电灯不过是洋老咪不敬火神（可能他们根本

族后生们看来，他们干一年农活，还不抵人家车站上的搬运工一个月的收入。

露易丝医生那时并不认识独鲁阿凸，但是这个找上门来的年轻人腼腆中带着西方人的文雅，看上去像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她好奇地问：

“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我是毕摩独鲁家的，我在我家里的阁楼上看见过你。”年轻人紧张地揉着手上的一顶毡帽，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想，你是一个热心善良的、肯帮忙的人。”露易丝医生拜访毕摩独鲁那年，阿凸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他躲在屋子里漆黑的阁楼上，偷窥这个仙女一样的洋女人和自己的父亲在火塘边交谈。露易丝医生走后，他还抱怨过父亲：为什么不请远方的客人留下来吃饭？结果被毕摩一柴棍打在后脑勺上：你鬼迷心窍了啊！也许就是从那一柴棍开始，阿凸开始轻蔑自己的父亲，真的被“鬼”迷惑住了。

“噢，主啊，你是尊敬的毕摩的儿子，难怪。年轻人，你受过教育吗？”

“教育？”

“就是上学、念书吗？”

“我……我从小跟我父亲念经书，学彝文，后来到县城上过三年小学。我父亲只是要我学会说汉话，然后就让我回来了，跟着他学做一个毕摩。露易丝小姐，我们家是世代相传的毕摩世家，到我父亲已经是第十八代了。”

“那意味着，大约一千年前，你们的祖先就从事这个工作了？”露易丝医生不相信地问。

“是的，露易丝医生，毕摩世家都是父子相传的。我们不传外人。”

“年轻人，难道你不喜欢做一个受你们彝族人尊敬的毕摩吗？”

独鲁阿凸更加费力地搓揉他手上的帽子，“我……我喜欢……我喜欢……你们的火车。”

露易丝医生笑了，但是她又为年轻人的父亲感到惋惜。“你父

贵族专门从远在四川凉山的金沙江流域，请来了世代为毕摩的独鲁家族，那时独鲁氏族已经传到第十四代。独鲁只是这个氏族的称谓，我们所认识的碧色寨的这个毕摩独鲁，他的名字实为独鲁·阿俄史尔，他儿子的名字则为独鲁·史尔阿凸。彝族人实行父子连名制，父亲的名，就是儿子的姓。但通常情况下，人们习惯称他毕摩独鲁，把他的职业和氏族尊称连在一起。如果你有时间听碧色寨的毕摩独鲁唱独鲁氏族的源头和谱系，他可以用三天三夜的时间，从人类祖先还没有名字的时候唱起。据歌词中描述，那至少还有几十代，那时的祖先们既没有名字，也不穿衣服，更不懂保留火种，不知生熟，只以兽皮树叶御寒。但他们和天神相通，生活在人寿年丰的时代，一不留神就活到两三百岁，还经常荣幸地娶到天上的仙女为妻。那些背影模糊的祖先现在已经成为这个氏族的神祇，历代独鲁氏族的成员相信，正是他们的神力，保佑着这个毕摩世家的香火旺盛、子孙繁衍、绵延不绝。

一千多年来，这个氏族有名有姓，在谱系上明确记载的独鲁，已经遍布四川、云南、贵州几省，他们靠血缘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氏族体系里，大家有难同当有福共享。“戴黄金的与披蓑衣的同等，骑骏马的与拄拐杖讨饭的是兄弟。”

四川凉山彝族著名的独鲁氏族被请来滇南后，土司的家训中就有规定，独鲁氏族的人不能贬为阿甲（奴隶）和呷西（半奴隶），不能放给他们高利贷，如果嫌弃本地主子，可以自由迁徙；如果跟随上司外出征战打冤家，毕摩战死了，他的命价跟土司战死的命价一样，都值1200两白银，而一般的白彝战死者，命价就只有600两白银了。独鲁氏族还被赋予掌管土司家族及其属下的彝家村寨所有的祭祀活动。包括为土司家祭祀祖灵、祭祀龙树、祭祀山神、祭祀猎神、祭祀火神等。但是依据传统，祭司家族的毕摩不能杀人、虎、熊、猫、狗一类的“长掌动物”，否则就将失去当毕摩的资格和荣誉。数百年来，土司靠毕摩的法力替自己在神鬼世界褒灾祈福，毕摩靠土司的权势在本地获得高于普通人的尊敬和部分特权。

现在碧色寨的独鲁氏族面临的灾难是：毕摩这一神圣而历史悠

“真是太滑稽了。” 弗朗索瓦太太高声说。

土司回答道：“嘿，嘿，你的男人是被鬼缠住了。人生了什么病，就是什么样的鬼在作怪啊，夫人。”

“噢，我的主，” 弗朗索瓦太太转头望了布格尔神父一眼，用嘲讽的口气说：“他们倒是以为自己是赶鬼的耶稣。”

“你们叫耶稣的神汉可以赶鬼，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毕摩面无表情地说。

弗朗索瓦太太绝不允许一个异族人、一个外教者在自己的家里亵渎主耶稣的圣灵。“耶稣是救世主，你是什么人？对不起，土司先生，请让我的丈夫安静一下吧。你们的善意我领受了，请出去。”

“对不起，夫人，我们或许，或许可以让他试一试。” 说话的竟然是露易丝医生。是她对自己的医术也没有信心了吗？因此弗朗索瓦太太说：

“我真为此感到惊讶。”

布格尔神父这时也说：“在天国的光芒即将照耀可怜的病人时，我们怎能行渎神之事呢？”

“夫人，中国人的治病方式有我们的西医尚未抵达的神秘之处，即便是出于对一种文化的宽恕和好奇，我们为什么不让他试一试？” 露易丝医生坚持说。她倒不是相信弗朗索瓦站长的病是因为有鬼在作祟，她只是因为跟这个毕摩打过交道，知道他针对某些疑难杂症的神奇治疗方式。况且，这高贵的生命危在旦夕，她已经尽了全力，还会有谁来拯救他呢？主耶稣他们已经祈求了好多天了，神父在教堂的弥撒中还号召教友们专门为弗朗索瓦站长祈祷。或许因为他离我们太远，没有听到人们的呼救？

弗朗索瓦太太不高兴地高声说：“你这是在拿弗朗索瓦先生的生命开玩笑！”

“夫人，让他做。” 微弱的声音从病榻上传来，身处地狱门口的弗朗索瓦，也许已经看到了魔鬼的身影。这时候就是一根稻草伸过来，也是谁都不会拒绝的救援。

没有人再反对了。人们以极大的好奇心，期待看到毕摩独鲁如

桎在一个陈腐的牢笼里；而彝族人的文化看上去和非洲的土族部落或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相似，他们不知道东方的圣人孔子的学说，但他们没有任何羁绊，人的天性张扬得更充分自如。如果说汉族人在两千多年前就盖好了一幢富丽堂皇的大厦，那么到了今天，他们还住在这破败得千疮百孔的房子里自以为是，甚至为了遮风挡雨，做一些必要的改建或修补，都怕坏了祖先的规矩。他们缺少把陈旧落后的事物推倒重来的勇气，更缺少随心所欲的自由和浪漫。而彝族人或许从来就没有盖好过自己的房子，他们是游牧民族的后代，哪里水草丰美，哪种生活方式让他们感到幸福，他们就无所顾忌地去做，去享受。看看他们拙朴的歌舞，就知道这个民族的浪漫精神了。

作为一个法国人，弗朗索瓦喜欢那种具备自由的心灵，浪漫的勇气，以及坚持自己信仰的人。就像在中国人中他更喜欢跟普田虎土司，甚至是和毕摩独鲁这样的人打交道，而不喜欢那些装腔作势的汉族官吏。他当然也没有忘记兑现自己多年前的诺言。

“好吧，那个可敬的女士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我帮你去跟铁路公司申请，也许，手续上有些麻烦。不过请放心，不会收你双倍的价钱，我乐意看到一桩浪漫的婚姻在这里上演。噢，对了，顺便问一句，我的朋友，你不是已经有妻子了么？”

土司翻了个白眼，好像对这样的问题甚为不屑，“一头公羊还有好几只母羊呢。”

“主啊！我们这是在一个什么时代？”弗朗索瓦夫人难以掩饰自己的厌恶，用法语说。

大卡洛斯打趣道：“一个浪漫的时代。”

弗朗索瓦夫人正色道：“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绅士应有的幽默。”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普田虎土司接过了话头。“夫人，这是男人们的事情。在我的家里，女人不要说插嘴管闲事，就连上桌的机会都没有。”

秦忆娥从昆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她当滇军旅长的父亲在军阀混战中被打死了，手下的人马也被收编。那个战胜了父亲的师长顺便也把失败者的遗孀一同收编了。唱滇剧出身的母亲对女儿说：“不是母亲喜欢这些带枪的男人，而是这个世道枪才可以给人一条

的人。秦忆娥的母亲开出的条件是在昆明和碧色寨各建一幢洋楼，昆明的她住，碧色寨的洋楼供她从小就在金盆子里洗澡、受西式教育、看美国电影、跳法国宫廷舞、从哪里走过连花儿都不敢开放的千金小姐住。当然啰，彩礼多寡，得看看一列“米其林”火车可以载运多少。

“少开一个轮子来，你就别想吃到天鹅肉。”黄老孃收下定亲礼后，掷地有声地对普田虎土司说。

半年以后，昆明市面上的报纸纷纷报道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法国铁路公司轻易不开的“米其林”机车，昨天从昆明站飞速驶出。并非蒋委员长国色天姿的夫人再访滇南，而是一个有着西施沉鱼之美、昭君落雁之貌、貂蝉闭月之媚、贵妃羞花之艳的绝色女子，被滇南一出手阔绰之大富翁以“米其林”专列迎走，迎亲彩礼足足装满一火车矣。呜呼，世界进步如此神速多变，人或已以“米其林”专列取代花轿乎？火车远去，名花有主，市民仍在交相传诵，但使家中面容姣好女子初长成者，羡慕不已。天下父母，莫非皆吟白乐天之《长恨歌》，“不重生男重生女”也哉？云云。

“米其林”专列的风光其实只属于铁路，并不完全属于乘坐它的人。秦忆娥是流着眼泪完成这次最为奢华而凄惨的旅行的。尽管专列上身穿洁白制服的法国侍者，像服侍一个女王一样为她提供周到仔细的服务，咖啡、洋酒、西式糕点和糖果琳琅满目，随意取用，留声机里轻柔曼妙的音乐，车窗外一晃而过的风景，秦忆娥只在美国电影中才能看到的那些场面，都不能减少她内心底里的悲恸。只要看看坐在她对面那个已经被洋酒搞得醉意阑珊的夫君，就知道今后的日子可以不愁吃穿，但绝不会有一个新派女子梦想的爱情。这个黑铁塔似的新郎，从专列一开动就指着车厢里的酒吧柜说：“这些都是我包下的，吃吧，喝吧。洋人的东西不太对我的胃口，但它有个洋字，你们大地方的人不就是喜欢洋吗？不要嫌我们那地方小，洋人的东西可多着哩。你跟着我过日子，我让你天天泡在洋东西里。不要说你们省府昆明有哪样



中国仆人告诉他们，对面的中国人正试图赶走天上的一只吞吃月亮的狗。原来是月全食发生了，中国人相信他们在地球上发出的声响、甚至向被蚕食的月亮开枪射击，可以挽救他们的月亮，吓走那只惹来麻烦的天狗。

周围的人哄堂大笑，珍妮弗小姐的笑声最为响亮刺耳，像从山坡上滚落下来一只大瓦缸。这个女人已经在碧色寨耗尽了她的所有的情爱，现在臃肿肥胖，花老色衰，成了远东一枝令人怀念的凋败玫瑰。当然了，八角楼的玫瑰房依然夜夜散发出玫瑰的芳香，珍妮弗小姐在大卡洛斯的提携下已经荣升老鸨的职责，她负责向几个新来的欧洲妓女传授如何营造玫瑰房中的虚幻爱情，如何掏空每一个来到远东淘金的牛仔口袋里的最后一个子儿，但她也会告诉她们：绝对不能把一只老虎放进玫瑰房里来，那会造成空前的灾难。至于有小姐问到老虎怎么有可能进入到玫瑰房时，珍妮弗小姐的回答是：在神秘的远东，既然他们的狗都会把月亮吃了，一只老虎也会溜进你的怀里来。

“听说那只吞吃月亮的狗，会带来不吉利的事情。”小卡洛斯在另外一张酒桌前，忧心忡忡地说。凯蒂·卡洛斯夫人昨天带着孩子离开碧色寨回欧洲了。她跟小卡洛斯的离别赠言是：“这个鬼地方，除了火车还在运行，人们都死了好几十年了。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迟早会被这里的生活逼得发疯。”

坐在吧台前的弗朗索瓦站长说：“噢，亲爱的小卡洛斯，别相信那些中国人的胡诌啦。世界上要发生的灾难离我们还远着哩。如果真有世界末日那一天，这里一定是人类的诺亚方舟。”

“我担心的是，世界末日还没有来，心中的末日就到了。”小卡洛斯说。

“享受你的生活吧，老弟。”大卡洛斯举起了一只酒杯，“没有妻子在身边的丈夫，才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男人。”

弗朗索瓦站长此刻应该和小卡洛斯有相同的落寞，他的妻子也和凯蒂·卡洛斯结伴回欧洲了，不然平常他是不会轻易到八角楼酒吧来喝酒的，因为弗朗索瓦太太总是说，那里不是一个正派的绅士应该去的地方。不过她主动放弃了监督权，也就不怪弗朗索瓦站长

诊所里的露易丝医生开初还以为小卡洛斯带进来了一个女鬼呢。当然她也知道秦忆娥是碧色寨的中国人中的贵妇人，不过她感到吃惊的是这个女人的身子会如此虚弱不堪。她让秦忆娥先做一个全身的体检，小卡洛斯恭敬地等候在外面。秦忆娥在脱她的风衣时，一时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儿，小卡洛斯伸过手去：“交给我好了。”

女人们进了检查室后，小卡洛斯捧着那件带有秦忆娥余温的风衣，心里竟然有些不能自持，忍不住拿到鼻子前嗅了半天。那是一件香奈儿的银灰色最新款式风衣，用料考究、做工仔细。忽然有件东西从风衣口袋里掉了出来，他拣起来一看，原来是东方女人用来挽头发的簪子，用翡翠做成的，约莫有二十公分长，尾部粗大，雕琢成一朵鲜花的样式，而尖端部分非常尖锐。遗憾的是，刚才掉在地上时，把尖头磕破了一点。

小卡洛斯心里抽动了一下，该如何向主人解释呢？才第一次见面，就损坏了人家的一件随身物，说不定还是那个漂亮女人的宝贝哩。他知道东方女人喜欢披金佩玉，既代表了她们的财富和尊贵，又象征着她们像玉一样纯洁、干净。小卡洛斯在外面一筹莫展。

露易丝医生给病人体检后发现，这个衣着时尚、娇贵弱小的土司夫人，下体的炎症相当严重，还散发出阵阵的臭味，就像有时来她的诊所看病的那些八角楼的妓女。

露易丝医生皱起的眉头，让秦忆娥也羞愧难当，她期期艾艾地说：“医生，我……我前段时间，小产了。”

“你说什么？”露易丝医生问。

“就是……就是，流产了。”

“噢，我很遗憾。那你怎么会不注意卫生呢？”

“我……我……”

“还在过性生活？”露易丝医生的语气有些严厉了。

秦忆娥咬紧嘴唇，满面羞红，眼泪却下来了。

“你们是有身份的贵族，应该知道生命的尊严。”露易丝医生用西方人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东方病人。

“什么狗屁贵族？畜生！”秦忆娥忽然骂出来了。她很想告诉

“卡洛斯先生，请不要打搅我的病人。”露易丝医生说，眼光里不无鄙夷，好像把小卡洛斯的内心看透了一般。

“好的，我这就走。”小卡洛斯知趣地说，“夫人，祝早日康复。如果您允许的话，改日我将到您府上拜望。这是我的名片。”

小卡洛斯转身走了，秦忆娥的眼睛一直追随着他的背影，然后她看看手里的名片，问露易丝医生：“他就是叫卡洛斯的，那个歌炉石洋行的经理吗？他是哥哥还是兄弟？”

露易丝医生回答说：“是兄弟。不过，这两兄弟都是找不到爱情方向的愚蠢家伙。夫人，你可要小心。”

从那一天开始，小卡洛斯就像露易丝医生说的那样，开始找不到爱情的方向了。他像坠入情网的年轻人一样茶饭不思，像一个忧郁诗人那样沉郁徘徊。他在八角楼的酒吧里期待能与秦忆娥碰面，在铁路边的小道上盼望着一次邂逅，在站台上熙攘的人群里寻找那靓丽的情影。他早已经在脑海里幻想了许多和秦忆娥在歌炉石酒楼、在八角房舞厅、在网球场、在春天开满野花的山冈、在夏天繁星灿烂的夜晚，相会长谈、把酒言欢、翩翩起舞、缱绻缠绵。

他在辗转反侧的痛苦煎熬中才恍然大悟，一个淑女怎么会轻易到八角楼的酒吧里来？这个病中的东方女神除了会去露易丝医生的诊所，又怎么会独自到铁路东边欧洲人的地盘上来散步？她也不会出远门，凭什么会到拥挤的旅客和充斥着苦力汗臭味的站台上呢？他犯了一个热恋中的人犯的常识性错误——以自己的幻想，判断别人的行踪。“可是，主啊，我真的爱上这个东方女人了么？”他问。

那天在铁路诊所遭到露易丝医生的白眼后，他慌忙逃出诊所，回来后才发现那把翡翠簪子没有来得及还给秦忆娥。现在这玉簪成了他手里日夜把玩的“信物”了——尽管它还不是秦忆娥亲手送给他的，但小卡洛斯把这看成是上帝的安排，让他的思念有了寄托。他甚至在玉簪上嗅出了女人的发香，那是何等神秘幽远、令人心襟摇荡的香味啊！